

莫里哀喜剧

与20世纪中国话剧

徐欢颜 著

LA COMÉDIE DE MOLIÈRE
EN CHINE
AU XX^e SIÈCL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莫里哀喜剧

与20世纪中国话剧

徐欢颜 著

LA COMÉDIE DE MOLIERE
EN CHINE
AU XX^e SIÈCLE

中法文学关系
研究丛书
孟华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里哀喜剧与 20 世纪中国话剧/徐欢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24973-4

I. ①莫… II. ①徐… III. ①莫里哀(1622~1673)—喜剧—影响—话剧—文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I565.073②I20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3952 号

书 名: 莫里哀喜剧与 20 世纪中国话剧

著作责任者: 徐欢颜 著

责任编辑: 郝妮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973-4/I·282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4.25 印张 210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莫里哀喜剧与 20 世纪中国话剧”(10YJC751098)项目资助

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

“法国风俗喜剧与中国现代话剧”(SKB2013—18)项目资助

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中外诗学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出版资助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总序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的文章。写那篇东西的目的，一是为了回应国际上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消解论”，二是为愈来愈被边缘化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正名。《北京大学学报》刊发此文时附有如下“摘要”：

比较文学是一门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学科，只要文化交流一天不停止，比较文学就没有被“消解”的理由。作为这门学科最原初的研究领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学科中的地位曾大起大落，至今仍在某些地区、某些学者中受到轻视。然而，它一直在反思中前进，它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引入了问题意识，引入了文学批评的精神。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维系着本学科的身份与根本，它过去是，今天与未来也应是本学科最基本、最主要的研究内容。

这个颇有些“檄文”味道的“摘要”，是我应编辑部要求而自拟的。我在这里重新引用它，皆因它概括了那篇文章的核心观点，而末尾几句，尤其点明了策划这一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的基本立意。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摇旗呐喊。不过，毕竟是人微言轻，虽聊胜于无，却很难有大的反响。面对外部世界热闹非凡的大环境，面对人们求新求变求大的普遍心态，面对电视台、广告牌里充斥着的“闪亮登场”“华丽转身”“震撼推出”一类的夸张表述，那些希冀被人仰视、受人推崇、轻而易举地就能占据学术制高点的种种举动就都变得不难理解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具体到中国而言，更多的是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则没有这般显赫、亮丽的外表，更没有这个时代人们竞相追逐的高回报率。它要求研究者屁股坐下来，老老实实从梳理资料开始，从认真阅读文本开始，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点点滴滴地积累和建构起足以支撑一个课题研究的宽广的知识场。不仅如此，它还要求研究者具有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批评意识，质疑现象，提出问题，探幽索微，揭示本质。这是何等清苦而寂寞的过程！在凡事都讲效率、讲性价比的当今世界，又有多少人愿意承受这般的冷清和辛劳？但我很庆幸，在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

文化研究所执教的二十年时间里,有一群学生愿意与我一样,做这个一点都不“华丽”、更不“震撼”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我的幸事,更是学科的幸福。

如今他们已成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机构里。让人感动的是,他们在忙碌的教学、科研、学术活动中依然没有丢弃如此需要时间、需要砥砺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有了一群人在踏踏实实地做,在课堂上讲,在研讨会上谈,在文章中写,再去指导他们的学生……这就变成了一种既成事实。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远胜过千言万语的论证和宣传,它让本学科最基础、最本质、最核心的研究方向得以发扬,得以光大,得以传承。

这套“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丛书”,就是专为他们设计的。我希望借此平台展示他们的研究,向学界推荐他们的作品;同时也在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丰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而之所以使用了限定词“中法”,则是受我本人研究范围所限。我是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生们也就大多沿袭了此一方向。当然,如有可能,我也希望未来能推出其他双边或多边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来。

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和法兰西是两个响亮且诱人的名字。这两个文化大国,各自以其璀璨的文化丰富了人类的文化宝库。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彼此都对对方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又都从对方那里汲取了有益的成分来革新、滋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使其生生不息。这样一部丰富、瑰丽的历史,为中法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研究对象与视角。

本丛书没有愧对这样的多姿多彩,它的选目及作者同样也异彩纷呈: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论著,都是作者们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工修订而成。丛书的作者既有中国人,也有法国人;他们的论文既有在北大答辩的,也有在巴黎四大答辩的,其中有一些是在中法双方导师合作指导下完成的。丛书涉及的内容不仅是中法文化、文学间双向的对话、接受、互视、互补,而且横跨了数个世纪,涵盖了整整一部中法文化交流史:从两国间文化交流滥觞的 17、18 世纪,直至交流已成定势、成共识的 21 世纪。所处理的文本则远远超出了纯文学的范畴:除了戏剧、小说、诗歌外,也不乏难以归类的记游作品、报纸杂志,甚至一切可冠之以“文”的材料……同样纷繁多样的还有作者们的研究方向:翻译研究、形象研究、媒介研究、文化研究,不一而足。而且往往在同一部著述中,又数个方向并存,彼此切换

勾连照应。

尽管有这般的千差万别,本丛书的著述仍然有着许多共通之处。首先是作者们的研究和立论都建立在第一手中西文资料的基础上。说到这一点,或许应特别指出,不管他们最终在哪里答辩,作者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都曾在中国政府或法国政府的资助下,远赴对象国搜集资料、实地考察,呼吸异国的精神文化空气,切身感悟异国的文化氛围。其次是所有的论著都是个案研究。这就保证了这批年轻的学者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建构起相应的知识场,尽可能地穷尽相关资料,最大限度地保证研究成果的原创性、科学性。但这些从小处入手的研究,却不乏大的抱负。我们可以看到,入选的每一本书都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文学史关怀。研究中国文学流播法国的作者,汲汲于讨论中国文化因子、元素,为何和怎样参与了法国文学的变革;处理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作者,则念念不忘探讨法国文学、文化如何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作用。一国文学,因为与异文学的相遇、交流、对话而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是比较文学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作者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从而也就丰富甚至改写了接受国的文学史。由此牵连出的,是作者们对变化过程的重视。而在这种对过程的描述和讨论中,文学史就必然与思想史、心态史、社会史,甚至经贸史、外交史相交叉、相关照、相联系。如此宽广的研究场域才保证了他们可以进而去探讨接受国的观念是如何在与异文化的对话、对质中渐变、革新的。不仅如此,这些年轻的比较学者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他们知道:一国文学在异国的译介、传播、接受,不仅在时间上延续了原著的艺术生命,而且在空间上也由于跨文化变异而赋予了原著以新的意义。所有这些,都必将进入我们称之为世界文学的版图中。所以说到底,他们瞄准的是书写世界文学史。

以上这些共通点,既有对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继承,更体现出了作者们对方法论变革的自觉。我在“摘要”中强调的那些最根本的变化,完全可以引这些著述为证。令人欣喜的是,作者们并没有“鹦鹉学舌”般地照搬各种新概念、新理论,而是将一切适用的东西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研究中,并且以自己的实践和思考,再去补充和完善现存的理论和方法。所以他们不仅仅是变革实践的参与者、亲历者,更是变革历史的建构者、书写者。这对他们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而历史——中国的、法国的、世界的比较文学历史,不是已经在变革的事实中铭记下了这些参与者、书写者们的奉献?

入选本丛书的所有著述,无一例外,都是作者们生平的第一本专著,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初出道者的特点:略显稚嫩,多少未脱博士论文特有的“学究味”,分析和探讨也都还有向纵深拓展的余地。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是“成长中的烦恼”。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们必定会“天天向上”。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2014 年是中法两国建交 50 周年,两国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我们选择此时推出这套丛书,自然是希望沾一点欢庆的喜气,同时也为中法两国关系的发展送上我们比较学者的祝福。为了能让这套丛书按时出版,北大出版社外语编辑部主任张冰、法国驻华使馆文化处专员易杰(Nicolas Idier)及其助手张艳、本丛书责编初艳红等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了我们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帮助,我谨代表丛书的各位作者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作为专治中法文学关系研究的比较学者,能在古稀之年推出这样一套丛书并为之作序,实在是我此生最大的荣耀!最大的幸福!

是为序。

孟华

2014 年 10 月 10 日写于京西

目 录

引 言	1
一、世界文学视野关照下的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	2
二、“莫里哀喜剧与 20 世纪中国话剧”研究思路	11
第一章 莫里哀喜剧与中国文学关系概述	14
第一节 莫里哀喜剧在欧洲文学史上的地位	14
一、莫里哀:逐渐经典化的文化象征物	15
二、莫里哀喜剧对法国喜剧的继承和创新	23
第二节 莫里哀喜剧在中国接受史综述	33
一、法国文学在 20 世纪中国的翻译与接受	33
二、20 世纪中国对于莫里哀形象的描述与建构	36
三、莫里哀喜剧在 20 世纪中国的接受	40
第二章 莫里哀喜剧翻译与喜剧文类在中国话剧界的引介	50
第一节 《守钱奴》与喜剧概念在话剧初创期的引入	50
一、《守钱奴》连载情况	50
二、《守钱奴》译文特点	52
三、喜剧概念在话剧初创期的引入	57
第二节 《悭吝人》与喜剧概念在话剧定名期的确立	62
一、《悭吝人》的翻译背景	63
二、《悭吝人》的译本特点	65
三、喜剧概念在话剧定名期的确立	70
第三节 《吝啬鬼》与喜剧文类在中国话剧界的成熟	74
一、译者成熟的喜剧意识	74
二、李健吾译著特点	75
三、李健吾的“莫氏喜剧”创作与中国现代喜剧文类的成熟	82

第三章 莫里哀喜剧在中国话剧舞台上的演出和接受	91
第一节 莫里哀喜剧演出情况及选择上演的标准	91
一、中国舞台选择的莫里哀喜剧	93
二、中国舞台选择莫里哀喜剧剧目的文化动因	97
第二节 莫里哀喜剧演出与中国话剧的现代性变革	106
一、莫里哀喜剧演出底本与译作的比较研究	
——以《伪君子》为例	106
二、莫里哀喜剧演出的导演处理与话剧现代性的植入	112
第三节 莫里哀喜剧演出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努力	120
一、导演和演员的舞台处理与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努力	120
二、观众对于莫里哀喜剧演出的接受和影响	128
第四章 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评论与研究	139
第一节 传统与西化:焦菊隐论莫里哀喜剧	139
一、焦菊隐《论莫里哀》的阐述要点	139
二、焦菊隐阐释莫里哀喜剧的意义	144
三、莫里哀喜剧研究与中国话剧批评理论的初步建立	148
第二节 古典与现实:李健吾对莫里哀喜剧的研究和阐发	153
一、李健吾的戏剧批评观念	153
二、李健吾对莫里哀古典主义喜剧的现实化阐释	159
第三节 文学史和戏剧史论著对莫里哀喜剧的评论	161
一、普及之学:世界文学视域关照下的莫里哀喜剧	161
二、专家之学:处在学科体系建设中的莫里哀喜剧	166
三、学科之学:学术化的莫里哀喜剧	170
结 语	175
参考书目	179
一、莫里哀剧作和中译资料(参见附录一)	179
二、报纸杂志	179
三、研究成果及理论	180

附录一 莫里哀剧作和中译资料	191
一、选集和全集	191
二、单篇译文和单行本	191
三、根据莫里哀喜剧改编的剧本	194
四、戏剧选集和改编本	195
 附录二 中国上演莫里哀喜剧简表	 196
 附录三 Molière 译名表	 206
 附录四 中国论及莫里哀的文学史著作简表	 208
 附录五 日本明治时期莫里哀喜剧翻译年表	 210
 后 记	 216

引 言

莫里哀(Molière, 1622—1673, 原名 Jean-Baptiste Poquelin)是法国 17 世纪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古典主义喜剧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法国 19 世纪著名文学史家朗松(Gustave Lanson, 1857—1934)认为,在法国 17 世纪的所有作家中,莫里哀是最确切、最广泛、最完整地表现出法兰西文化特性的一个作家^①。莫里哀一生共创作了三十余部喜剧,在他领导的剧团中莫里哀兼编、导、演于一身,其喜剧深受人们的青睐。他的喜剧自 17 世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深刻影响了后世各国作家的喜剧创作。

在 20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莫里哀喜剧也逐渐越出欧洲本土,辗转进入文化发生剧烈变革的异域中国。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的对话时间长达百年,中国在接受莫里哀喜剧的过程中,除了来自法国本土的直接影响以外,还同时受到日本、英国、美国和苏联等国对莫里哀喜剧再阐释的影响,中间媒介的多元性使得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之间的“影响—接受”过程变得异常曲折、复杂。在莫里哀喜剧进入中国的 20 世纪初期,历史时代的新旧交替与文化价值观念的嬗变过程纵横交错,构成了通过戏剧交流而展开的两种异质文化互相对话的基础。如同其他文化交流一样,分属于两种不同文化的戏剧进行交流对话,往往会动摇原有的戏剧观念和本土戏剧语言的稳定体系,使两者在冲突中走向开放和融合。作为一位在世界剧坛上早就享有国际声誉的剧作家,莫里哀用他的喜剧作品给当时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得以领略法兰西文化风俗和心灵情感的动态窗口。同样,基于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中国知识分子也发现了莫里哀喜剧这一古典主义文学样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凸显出来的现代价值。

在 20 世纪这一长时段中,莫里哀喜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学之间的持续对话,既对中国话剧的创作和表演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喜剧的概念是随着近代中国学术的建立才出现的一个范畴,它在中国的确立过程中明显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此外,中国早期译介的莫里哀喜剧有一些是从英文转译

^① 参阅 Gustave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Paris: Hachette et Cie, 1912, p. 530.

过来的,原作在英语文化语境中遭到的误读也部分地影响到了中国人对莫里哀喜剧作品的解读。中国学术界围绕着莫里哀喜剧建构起来的话剧批评话语,在某一阶段显然也受制于苏联的外国文学批评。

因此,“莫里哀喜剧与 20 世纪中国话剧”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话剧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对世界范围内的莫里哀喜剧研究构成了一个有益的补充。本书试图在 20 世纪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考察莫里哀喜剧与中国话剧、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总结我国在吸收外国戏剧文化、进行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和规律。

一、世界文学视野关照下的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

莫里哀本人虽然在 19 世纪末已经开始受到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士人的关注,但他的喜剧是在 20 世纪初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大潮才开始逐渐进入中国的。在 20 世纪,中国对于莫里哀喜剧的研究,不仅大量吸收了西方已有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西方学术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还同时延续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某些治学之道,使得中国的莫里哀喜剧研究显示出与西方研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一) 西方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的基础

对于莫里哀及其喜剧的评论和研究,自他在世之日起,三百余年来层出不穷,数不胜数。仅用博士论文文摘数据库 Dissertations(收录 1861 年以来欧美千余所大学的 160 万篇学位论文)就检索到 218 部关于莫里哀喜剧的博士论文。可见,西方学者在莫里哀喜剧研究方面的成果相当丰硕。西方的莫里哀喜剧研究不仅在作家、作品、演出等各个文艺学的层面上展开,还同时借鉴采用了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诸多研究方法加以阐发。

伴随着“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和比较文学学科的逐步建立,19 世纪后半期以来的欧洲大陆学者开始关注莫里哀喜剧与邻近各国的文学关系,注重考察莫里哀喜剧在欧洲文学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仅仅在 1888 年—1913 年间,就先后有四部博士论文出版,分别研究莫里哀喜剧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英国文学的关系^①。此外,还有众多学术论文以葡萄牙语、波兰语、荷兰语等其他语言写就,研究莫里哀喜剧在欧洲各国的译

^① Auguste Ehrhard, *Les comédies de Molière en Allemagne: Le théâtre et la critique*, Paris: Lecène et Oudin, 1888.

Guillaume Huszar, *Molière et l'Espagn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07.

Pietro Toldo, *L'œuvre de Molière et sa fortune en Itali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12.

J. E. Gillet, *Molière en Angleterre: 1660—1670*, Paris: Honoré Champion, 1913.

介及其对于欧洲各国喜剧创作的影响。由于欧洲大陆的各国地理位置相接,文化交流活动相对较为频繁,并且欧洲各国的文学一般而言都是在共同文化中孕育产生的,例如早期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世纪的拉丁文化等,先天的亲缘关系也为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提供了便利条件。以上提及的诸多研究成果都属于比较文学范围内传统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这些研究著作非常注重欧洲各国文学间的事实联系,资料翔实,史实确凿,但是对于莫里哀喜剧在欧洲文学精神层面接受动因的开掘似乎有些关注不够。

至于莫里哀喜剧与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文学之间的关系,囿于语言和文化限制,西方学者的研究相对较少。法国远东学院的图书馆存有涉及莫里哀与法属殖民地文学关系的部分资料。关于莫里哀和中国文学的关系,国外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对匮乏。在法兰西喜剧院图书馆保存的非正式出版物中,有份打印稿件题为《莫里哀的〈悭吝人〉》(Théodore Lorin, *L'avare de Molière*, 1856),作者泰奥道尔·劳翰(Théodore Lorin)列举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吝啬为主题的喜剧文本,其中提到了法国汉学家儒莲(Julien Stanislas, 1797—1873)和巴赞(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1799—1863)翻译的《看钱奴》译本^①。综合各国以吝啬为主

① 据李声凤的考证:《看钱奴》一剧曾由儒莲翻译为法文,因为儒莲在1832年出版的《灰阑记》前言中提到想要出版四个元杂剧法译本,其中之一就是《看钱奴》。("Nous proposons de publier bientôt quatre de ces pièces que nous venons de traduire: *L'Avare* (91), *Pheng-ia-lan* (100), *Le Ressentiment de Teou-ngo* (86), et *La Chemise confrontée* (8).") Stanislas Julien: *Hoei-Lan-Ki, ou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 drame en prose et en vers, traduit du chinois et accompagné de note, Londres, 1832. note de la *Préface*, p. ix. 中译文:“我们建议,随后就出版我们刚翻译完的其中四部剧作:《看钱奴》、《冯玉兰》、《赛娥冤》和《合汗衫》。”但此译本最终未能出版。因为巴赞在《亚洲学刊》上连载《元朝一世纪》时,提到:“儒莲先生的翻译没有出版,不过,在诺代(Naudet)先生翻译的《普劳图斯戏剧集》中《一罐金子》作品后面,我们可以读到有关此剧(指《看钱奴》)的一段分析。”("La traduction de M. Julien n'a pas été imprimée; mais on trouve une analyse, à la suite de *L'Aulularia*, dans *Le théâtre de Plaute* de M. Naudet.") Antoine Bazin: *Le siècle des Youën, ou tableau historiqu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puis l'avènement des empereurs mongols jusqu'à la restauration des Ming*, in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1851, tome. XVIII, note, p. 546)儒莲的《看钱奴》只有片段译文被收入德庇时《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一书1837年法译本的附录。(Stanislas Julien: "*L'Avare, comédie chinoise*", J. F. Davis: *La Chine, ou Description Générale des mœurs et des coutumes, du gouvernement, des lois, des religions, des sciences, de la littérature, des productions naturelles, des arts, des manufactures et du commerce de l'empire chinois*,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A. Pichard, revu et augmenté d'un appendice par Bazin Aîné, Paris, 1837, pp. 385—389.) 1856年Théodore Lorin稿本中引用的《看钱奴》译文和1886年陈季同《中国人的戏剧》一书中引用的《看钱奴》译文,均与1837年德庇时著作法译本附录中提到的译文相同。

题的喜剧文本,泰奥道尔·劳翰对于莫里哀的喜剧手法赞誉有加,而对中国元杂剧中刻画吝啬鬼性格的艺术手法持贬抑态度^①。1886 年,晚清出使法国的外交官陈季同在其以法语写作出版的《中国人的戏剧》一书中,提出了与泰奥道尔·劳翰相反的看法,陈季同认为《看钱奴》全剧表现了一以贯之的吝啬性格,《看钱奴》的结尾也比莫里哀的结尾更加尖刻、出人意料。^② 以上这两篇文章对于莫里哀喜剧和中国戏剧的看法在评价上虽各有不同,但都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世界文学视野的观照下对中西戏剧的不同特性进行阐释,尤其是陈季同的论述,开启了中国莫里哀研究之滥觞。

陈季同在《中国人的戏剧》一书中,前言开篇便是对莫里哀的致敬与赞美,他本人甚至自称为“莫里哀的弟子”。陈季同在正文中又有近十处提到莫里哀:他钦佩莫里哀的伟大人格,称莫里哀为“勇敢者的头领”,欣赏这位剧作家与社会中的黑暗丑恶进行抗争的勇气;他折服于莫里哀喜剧的艺术魅力,认为莫里哀用“讽刺取得的进步胜过多革命的结果”;他还多次创造性地分析莫里哀喜剧中的人物、情节和结构,运用中西戏剧比较的方法彰显中法戏剧传统的不同特色。他的这些评论在当时的欧洲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但他的著述是以法文写成,面向的潜在读者是西方大众,而非中国学界,所以迟至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才了解到这位中国莫里哀研究先行者的发轫之见。

① Il n'est pas jusqu'aux auteurs dramatiques chinois qui ne se soient égayés aux dépens de l'avarice. Messieurs Julien et Bazin nous ont donné la traduction d'une comédie ou drame, mêlée de couplets, qui finit par ce trait de caractère que Molière n'eût peut-être pas désavoué, mais que d'ailleurs son plan ne lui eût point permis d'employer. “Mon fils, dit l'avare chinois, ma dernière heure approche. Quand je ne serai plus, n'oubliez pas d'aller réclamer les cinq liards que me doit le marchand de fèves.” (Théodore Lorin, *L'avare de Molière*, 1856, p. 6.) 中译文如下:“所有的剧作家——甚至中国作家——都曾津津乐道于吝啬这一题材。儒莲先生和巴赞先生为我们带来过一部掺杂有唱段的喜剧或正剧的译作,它是以这样的性格刻画结束的(对此写法,莫里哀或许并不反对,不过他的构思也不会容许他予以采纳):我的儿啊,这位中国吝啬鬼说道,我快不行了。我走了以后,别忘了去跟那卖蚕豆的小贩讨回他欠我的五文钱。”

② “Voilà ce qui s'appelle un caractère soutenu jusqu'au bout. Ce trait de la fin vaut mieux encore que le dernier mot d'Harpagon: ‘Et moi, ma chère cassette!’ Il est plus piquant, plus inattendu.” (Tcheng-ki-Tong, *Le théâtre des Chinois, étude de mœurs comparées*, Paris, Calmann Lévy, 1886. p. 198.) 中译文:“这就是一以贯之的一种性格。这样的结尾比阿巴贡的临终遗言还好,‘哦,我亲爱的珠宝箱!’它比阿巴贡更尖刻,更出人意料。”(陈季同著:《中国人的戏剧》,李华川、凌敏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15 页。)

因此截至 19 世纪末,虽然有陈季同对于莫里哀喜剧的评论,虽然有中国本土租界内教会学校用外语进行的莫里哀喜剧演出,但中国知识界真正关注莫里哀其人、系统研究莫里哀喜剧,是在 20 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二) 20 世纪的中国莫里哀喜剧研究

进入 20 世纪以来,随着莫里哀喜剧在中国的译介和上演,对于莫里哀本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和研究也日渐丰富。中国对于莫里哀及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对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总体研究

1914 年,莫里哀喜剧的中文首译在杂志上连载。^①到了 1923 年,就出现了一些莫里哀评传的译述文章。^②1927 年,曾朴翻译出版的《夫人学堂》有两篇附录:《喜剧大家穆理哀小传》和《节译法赅(Faguet)法国文学史》^③。这两篇附录向 20 年代的中国读者介绍了莫里哀其人其作,并高度评价了莫里哀在法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1935 年,王了一(王力)出版《莫里哀全集》第一卷,译文前附了长达 122 页的克利马列斯特(Grimarest)所作的《莫里哀传》(*Vie de Molière*)。^④克利马列斯特可称最先为莫里哀立传之人,这篇传记保存了许多宝贵资料,偶有缺漏之处,也由 1824 年《莫里哀全集》的编者根据其他材料予以补正。因此这篇《莫里哀传》对于当时的读者了解莫里哀的生平创作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⑤早期对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是杨润余的《莫里哀》一书。^⑥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还翻译出版了苏联 C. 莫库里斯基(C.

① [法]摩里埃尔氏作:《守钱奴》,惟一、贝母、竹溪乐天生译述,徐枕亚润词,《小说丛报》1914 年 6 月第 2 期—1916 年 3 月第 20 期连载。【第 2—3 期署“惟一译述,枕亚润词”,第 4—7 期(1914 年 9 月—1915 年 1 月)仅署“惟一”,此后 8—11、14 期署名“贝母”,16—20 期署“竹溪乐天生”,12、13、15 期未载译文】

② 张志超:《法国大戏剧家毛里哀评传》,《文哲学报》,1923 年 3 期;哲民:《莫里哀及其戏剧》,《世界日报》1927 年 6 月 26 日,7 月 12 日。

③ 穆理哀著:《夫人学堂》,东亚病夫(曾朴)译,上海:真美善书店,1927 年。

④ 莫里哀著:《莫里哀全集》(一),王了一译,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 年。

⑤ 克利马列斯特著:“莫里哀传”,《莫里哀全集》(一),王了一译,南京:国立编译馆,1935 年。

⑥ 杨润余著:《莫里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年。(“万有文库”第一辑丛书之一,1931“百科小丛书”再版)

Мокульский)所著的《莫里哀》和《论莫里哀的喜剧》。^① 60 年代唐枢编写了《莫里哀》^②的小册子。在这段时期里,苏联对于莫里哀的定位、对其喜剧的评价和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理论批评界。80 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关于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总体研究,仅有北京师范大学陈惇教授的一部著作《莫里哀和他的喜剧》^③,但是先后翻译出版了三部西方关于莫里哀的传记,分别如下:

[法]博蒙(Pierre de Beaumont)著:《莫里哀生平和著作》,孟庆奎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苏]布尔加科夫(М. А. Булгаков)著:《莫里哀传》,臧传真等译,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1。

[法]皮埃尔·加克索特(Pierre Gaxotte)著:《莫里哀传》,朱延生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以上这三本译作加上陈惇的专著,成为新时期以来各种莫里哀研究论文的基本参考书目。

对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总体评述,还出现在各种法国文学史的教材中。^④ 在 1928 年—1933 年,仅上海的出版界就出版和再版了七种不同的法国文学史书籍,有些是对当时西方出版的法国文学史著作的翻译,有些则是编译结合。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各级大中专院校也组织编写了不同种类的外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教材中对于莫里哀的描述介绍都与同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界的评论文章保持一致。

除了以上这些著作,还有其他论述莫里哀生平和喜剧创作的文章散见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报刊之中。这些报刊文章的总体特点是以评述为主,较少学理分析。

虽然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莫里哀评传流于粗疏,多有讹误,但鉴于这些著述所产生的历史时期,倒也不可苛责。80 年代译介的几种莫里哀评传,满足了十年文化匮乏之后大众极度渴求外来文化的心理,较为迅速及时地传递了国外莫里哀研究的最新动态,扩大了读者对于莫里哀喜剧的理解和认识。但此后二十年间中国研究界对于国外莫里哀研究的新动

① [苏]C. 莫库里斯基著:《莫里哀》,徐云生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年。

② 唐枢编:《莫里哀》,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年。

③ 陈惇著:《莫里哀和他的喜剧》,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年。

④ 详见附录四“中国论及莫里哀的文学史著作简表”。